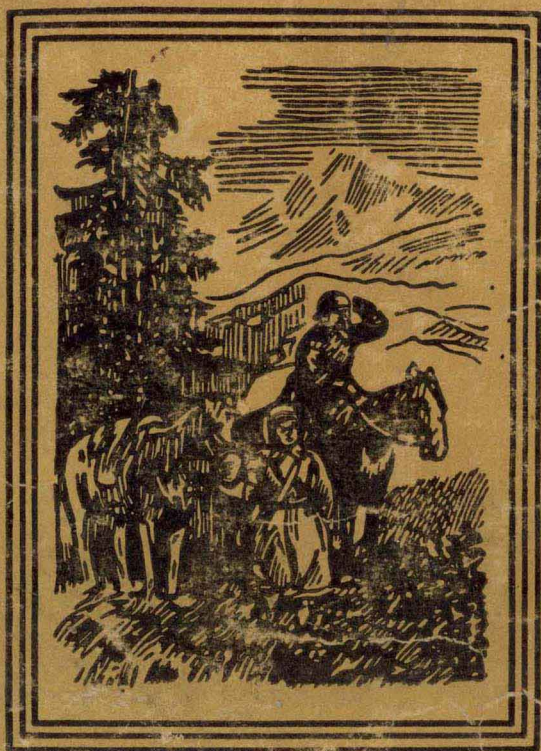




尼 格列波夫著

阿爾泰的小英雄

文化出版社

尼·格列波夫

阿爾泰的小英雄

柳朝堅譯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一九五六·上海

內 容 提 要

這本書描寫阿爾泰一個孤兒卡拉巴爾契克的鬥爭生活。卡拉巴爾契克的父親是被大牧場主打死的，母親也在大森林裏餓死了，他自己又不幸落到圈地主的冤掌裏。因為過不了那種奴隸般的生活，他逃到深山裏和獵人欽米爾住在一起。有一次，當地的鄉長舉行賽馬大會，宣佈優勝者可以提出任何的要求。卡拉巴爾契克參加賽馬，獲得第一，但鄉長對於他的極低的要求置之不理，並且還要迫害他，於是他又和獵人欽米爾上山『造反』。

十月革命後，當地的人民取得了政權，過着美好的生活。但白匪和大牧場主等不甘心失敗，發動了武裝叛亂。卡拉巴爾契克起來同反革命進行鬥爭，打死了大牧場主，並協助紅軍消滅了白匪軍。

Н. ГЛЕБОВ

КАРАВАРЧИК

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
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РСФСР 1952

阿 爾 泰 的 小 英 雄

原名：卡拉巴爾契克
尼·格列波夫著
克·卡歇耶夫繪圖
柳朝堅譯 蕭明校

*

文化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玖號

永盛協印務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理

*

書號 97

開本 850×1168 耗 1/32 印張 5 15/16 字數 125,000

(原稿錄版印 58,000 冊)

一九五六年四月新一版

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2,000 定價(6) 0.60 元

第一部



葉甫斯吉格尼·吉洪諾維奇·卓特尼柯夫離開阿怒伊的時候，正是晌午。天氣很熱。薄霧在炎熱的空氣中顫動，大地上的一切生物彷彿都躲到陰影裏去了。草兒都垂下了頭，祇有鮮艷的三色堇放開黃花瓣，好像因為這七月太陽底灼人酷熱，而感到高興。到處是一片靜寂。卓特尼柯夫熱得沒精打采，他把身子往馬車裏頭一靠，打起瞌睡來了。他並沒發覺馬車駛過了一個阿爾泰人的村子，接着又開始爬上山隘。忽然馬站停了，不安地聳着耳朵。葉甫斯吉格尼醒了過來，懶洋洋地抽了一下馬：

「吁——吁——吁！」

馬沒動。

『怎麼回事？』卓特尼柯夫打馬車上爬了下來。

路上躺着一個女人的屍體，從她的臉上看來，這是個阿爾泰女人。她身旁坐着一個七八歲的男孩子，一雙細得像鞭子似的手抱住光膝蓋。大滴眼淚順着他的臉往下滾，留下了骯髒的痕跡。

卓特尼柯夫往女人這兒邁了一步。

『這個阿爾泰女人大概是餓死的。他們現在跟蒼蠅一樣成羣死去。』葉甫斯吉格尼劃了個十字，把屍體從路上拖開去。

『把這個小傢伙怎麼辦呢？』他想，接着用阿爾泰話問孩子：

『你叫什麼？』

『卡拉巴爾契克』，『那個人用勉強聽得清的聲音回答。

『嘿，朋友，你不像什麼掠鳥，倒像隻半死不活的小貓，』卓特尼柯夫因為自己說得怪尖刻的，微笑了一下。接着，顯然是打定了什麼主意，迅速地抱起孩子，讓他坐在馬車上。

『可是媽媽呢？』拾來的孩子滿含着眼淚的眼睛凝視着女人的屍體。

『你的媽媽完蛋了，死啦！』

葉甫斯吉格尼拉了一下韁繩，馬車開始慢慢地駛下山隘。

① 卡拉巴爾契克，阿爾泰語，意思是掠鳥。——原註

他們在薄暮中經過盆地，繞過一些孤零零的阿爾泰人的屋子，駛近查里沙河。

卓特尼柯夫的園地①分佈在阿爾泰高山區南部，離大路很遠。周圍聳立着沒有砍伐過的森林，阿爾泰山區的叢莽。沿着查里沙河下流，在陰暗的雅爾果山谷後面，一直下去有幾個俄羅斯人的村落。秋特勒拉，塔里查和捷楚里赫。

卓特尼柯夫在十年前來到這一帶。那時他是個小商人，有一次偶然闖進富有的舊教徒②庫茲瑪·奧斯里柯夫的園地，叫鄰近的園地主大為驚異的是，一向待人謹慎的庫茲瑪，卻把自己唯一的女兒嫁給他了。不久奧斯里柯夫死了。葉甫斯吉格尼就成為巨大遺產的所有人。他不喝酒，人又精明，巧妙地管理着丈人的家業。錢愈多，想發財的貪慾也就愈強烈地吸引他，待人的心也就愈冷酷了。卓特尼柯夫祇跟當地有財有勢的人結交；特別是跟獨眼龍雅日納依相好。這人有好幾羣羊和馬放牧在肥沃的基列平原上。

雅日納依平常總是在夜裏到卓特尼柯夫的園地裏來。主客倆鎖在大屋子裏一間小房間內，在昏暗的油燈光下，進行着祕密的談話。這種會談往往以匆匆出發作結束——兩人都動身上什麼地方去了。葉甫斯吉格尼就是在這樣一次旅行回來時，在山隘上遇到了卡拉巴爾契克。

① 俄文：Садки，暫譯園地。舊俄時某些地方，地廣人稀，無主荒地綿亙千里。這種地可以隨便圈起來供自己使用。——譯者

② 舊教徒，這是俄羅斯十七世紀正教分裂時產生出來的一種教派。——譯者

到家了，卓特尼柯夫在沉重的、包上鉄皮的大門上敲了半天。一個僱工普羅柯比應聲走了出來。

『睡死了！我敲了又敲——人全死光了！開門！』

普羅柯比打開大門，跟在馬車後邊走過來。

『卸下馬來，牽去休息，再把車座裏的阿爾泰孩子抱下來——大概他睡着了，廢料！你把他帶到自己屋裏去，明天早晨帶來見我，』葉甫斯吉格尼沉着臉說，接着開始走上台階。『不過你得看住他，別給他跑了！』

普羅柯比小心翼翼地把睡着的孩子抱起來。

『嘿，親愛的，走路走累啦。』他溫柔地說着，走進屋子，小心地把拾來的孩子放到長凳上，點起了燈。『孩子媽，孩子媽！』普羅柯比搖着一個睡着的女人的肩膀。『起來吧，老天爺又送個兒子來啦。』

普羅柯比的妻子斯吉潘妮達，從牀上爬起來，走到長凳面前。

『這是誰的孩子？』

『誰知道！主人帶來的，哪來的呢——我不知道。叫我明兒早上帶去見他。』
婦人同情地打量着熟睡的孩子：

『多麼瘦啊！皮包骨頭。普羅尼亞①，要不要給他些吃的？』

「別吵醒他。把我的皮襖鋪好，再給蓋上點什麼——讓他睡吧。明兒早晨再給他吃東西。」

「媽，媽，爹帶誰來啦？」鋪上響起了睡得迷迷糊糊的孩子聲音。

「睡吧，雅森卡^②，睡吧！天快亮啦，」斯吉潘妮達回答，一邊給這位不速之客鋪着床，「啊——啊！我還……以……爲……」雅恩卡（這是孩子的名字）還沒說完他想說的話，就把滑掉的父親的長袍拉拉上，又睡着了。

卡拉巴爾契克睡得好熟。當明亮的太陽光射進窗戶來的時候，他醒了，驚異地望着坐在他身旁的俄羅斯孩子。這孩子早就懷着掩飾不住的好奇心把年輕的客人打量了半天了。

卡拉巴爾契克窘了，臉掉過來朝着牆，開始去挖窗間壁上的青苔。

雅恩卡打破了沉默。

「我有哨子！」他往卡拉巴爾契克這邊挪近一點說。「我爹在市場上買的，看！」

雅恩卡從口袋裏拿出一隻樣子像公雞的泥製玩具，放到嘴唇邊。嗚嗚地吹起來。

「怎樣，好嗎？」孩子用發光的眼睛望着卡拉巴爾契克。「你要吹嗎？」

拾來的孩子慢慢地把頭轉向雅恩卡。

「你要吹嗎？」雅恩卡又問了一遍，同時把玩具塞到卡拉巴爾契克手中。

① 普羅尼亞是普羅柯比的愛稱。——譯者

② 雅森卡和雅施卡都是雅恩卡的另一叫法。這三種叫法都是愛稱或小稱，本名是雅柯夫。——譯者

卡拉巴爾契克猶豫地把哨子放到嘴唇邊，吹了一下。這刹那，笑容浮上了他那顴骨突出的臉。

『不是這樣，你要這樣吹！』雅恩卡鼓起兩腮，尖聲吹着。『拿去吹吧，乘媽媽不在家。她挺不愛這個，你在家裏一吹，她就把你往院牆外趕，』他一口氣迅速地說了下來。『你叫什麼？』沒有得到回答，他接着又說：『我叫雅施卡，我爹叫普羅柯比，媽媽叫斯吉潘妮達，小狗叫傑別克^①。就是這隻！』

牀下爬出一隻毛茸茸的小狗，坐着，諂媚地望着雅恩卡。

『你知道爹爹教會了牠什麼？要我弄給你看嗎？』

雅恩卡做做父親的口吻，生氣地叫：

『傑別克，葉甫斯吉格尼來了！』

小狗跳了起來，尖叫一聲，夾緊尾巴，拚命往牀下鑽。

卡拉巴爾契克微笑一下。

『看到了嗎？』心滿意足的雅恩卡問。『傑別克挺怕主人。葉甫斯吉格尼常常隨手抓到什麼東西，就用什麼東西打牠。第一次是因為傑別克舐光了華爾華拉的牛奶，第二次爲了牠弄死一隻小雞，以後卓特尼柯夫開始打慣牠了。傑別克也怕史桀普卡^②。史桀普卡是主人的兒子。是個惹人討

① 阿爾泰語，意思就是毛茸茸的。——原註

② 史桀普卡是史桀潘柯的卑稱。——譯者

厭的東西——打架老是第一個。前幾天他把空罐頭縛到傑別克尾巴上。啊，小狗跟瘋了似的。滿院子飛奔，好容易才抓住牠……那時候史桀普卡跑了過來……我才用拳頭碰了他一下，他就摔倒了！」雅恩卡揮了一下，差點兒沒把新朋友從長凳上打下去。「我們上穀倉去，我把窩裏的小麻雀給你看看。」雅恩卡拉住卡拉巴爾契克的手，走到院子裏。

「啊，已經要好起來啦？要得！」普羅柯比親切地拍拍拾來的孩子底肩膀。「現在你們是兩個人了。史桀普卡可要麻煩啦！」他微笑了一下說。

「爹爹，爹爹，他幹嗎一直不響？」雅恩卡指着卡拉巴爾契克，問父親。

「他不懂俄文。」

「這可沒想到！」雅恩卡拍了一下前額。「我還以為他是啞叭呢。」

「你叫什麼？」普羅柯比用阿爾泰話問孩子。

「卡拉巴爾契克。」

「他說，他叫掠鳥。」父親翻譯給兒子聽。

雅恩卡打了個口哨：

「多麼好！掠鳥！」

「你是誰家的孩子？」普羅柯比繼續問。

「不知道……」拾來的孩子低下了頭。

『你的父親是誰？』

『過去是雅日納依的牧人。』

『獨眼龍雅日納依嗎？』僱工驚愕地問道。『那麼他去年打死的就是你父親？』

孩子用勉強聽得清的聲音輕聲說：

『不知道。祇是雅日納依把我和媽媽趕出了阿伊爾^①，我們就住在森林裏。』

普羅柯比憐恤地望着孩子。他記起了大牧場主和牧人間的一場事件：牧人爲了保護自己免受主人毒打，用棍子回擊了一下，因此就被打死了。事情算馬馬虎虎了結了，雅日納依依然逍遙法外。

『你有親戚嗎？』

『不知道。』

『喂，普羅柯比！』台階那邊傳來卓特尼柯夫響亮的聲音。『把小孩子帶來。』

『走吧，主人在叫了。』僱工攙住卡拉巴爾契克的手，領着他往卓特尼柯夫的房子走去。『你別怕！』他看到孩子賴着不動，就對他說。『我不讓他們欺負你。』

普羅柯比和卡拉巴爾契克走進房間的時候，卓特尼柯夫一家正坐着喝茶。

茶炊後面露出來女主人惡狠狠的臉。

『你作了什麼孽把他收下來？』她責問丈夫。『路上遊蕩的叫花子還少，你要把他們都拉到家

① 阿爾泰語，意思是房子。這兒是指木頭搭的圓錐形的帳幕，上面覆着落葉松的樹皮。——原註

裏來嗎？」

葉甫斯吉格尼把剩着茶的茶碗放到桌上，伸手摸摸大鬍子。

『是的，小傢伙不中看。也不像就能工作。或者把他送到鹿類繁殖場去，他大概會在那裏復原的，當普羅柯比的助手？』葉甫斯吉格尼疑問地望望妻子。

『隨便你把他送到哪兒，我就是不放他進屋子。』

卓特尼柯夫沉思地搔着後腦勺。

『葉甫斯吉格尼，吉洪諾維奇，你把孩子給我吧！他現在還能上哪兒去？沒爹沒娘的……讓他去送命嗎？』普羅柯比撫着孩子的頭說。

主人咳嗽一聲，垂下眼睛。

『讓他去收留吧！』女主人望着丈夫，揮了一下手。『不過你別希望靠我們來養活他。』

卡拉巴爾契克靜悄悄地站着，驚異地望着寬敞的屋子。牆上和天花板上畫着以前沒見過的花卉鳥獸，這使他很驚奇，顯然，這是過路的彩畫匠畫上的。他看飽了這些畫後，眼睛移到坐在桌旁的人身上，看到一個偷偷地向他吐着舌頭的男孩子。

卡拉巴爾契克發慌了，轉過來朝着牆。忽然他覺得有人挺重地扭他一下，他回頭一看，身邊站着主人的兒子——史桀潘柯。

拾來的孩子哭了起來。

普羅柯比回頭一望，推開史桀潘柯：

『幹嗎你欺侮他？』

『怎麼樣，你捨不得嗎？他是阿爾泰人！』主人兒子的聲調裏充滿挑釁的意味。

『阿爾泰人也是人，和你一樣。』

卓特尼柯夫的妻子華爾華拉，拍了一下手：

『天哪！普羅尼亞，你簡直瘋了！真正想得出的，把主人的兒子跟誰比了。史桀潘柯是個基督徒，這是個什麼東西？連個人名字也沒有。』

『這個不錯，阿爾泰人是沒有靈魂的，』葉甫斯吉格尼隨聲附和着妻子，對普羅柯比揮了一下手說：『既然你麵包多，就帶了他走吧。』

二

在普羅柯比·郭畢科夫家裏，親切和關懷圍繞着卡拉巴爾契克。斯吉潘妮達是個善良的女人，很可憐這拾來的孩子。

『我的不幸的孤兒！』她撫着孩子的頭說。

孩子感到了愛撫，信任地靠近婦人。

雅恩卡也是忠實的朋友。他對父親說：

『如果史桀普卡碰一碰卡拉巴爾契克，我就揍他！』

『打架可不好。』普羅柯比想要教訓兒子。

『要是他先動手呢，我祇能拉開嗓子哭嗎？』雅恩卡堅決地抖抖蓬亂的腦袋。

『現在他不敢了：你們有兩個人呢。』

過了幾天。卡拉巴爾契克很快地學會了他所不熟悉的俄語。

『妮（你）——好，朋友！』他有一次微笑着對雅恩卡說，一面對他伸過手去。

雅恩卡高興得跳了起來，抓住卡拉巴爾契克，把他繞着自己直轉。轉得累了，他拍了一下卡拉巴爾契克的肩膀：

『阿爾泰話「你好」怎麼說？』

『晏潤。』

『屋子呢？』雅恩卡指着卓特尼柯夫的大房子。

『阿伊爾。』

忽然這種實用俄語教學被打斷了。孩子們看見了史桀潘柯。他在院子裏跑着，後面拖了一根細

繩子，繩子上縛着一隻麻雀。

小麻雀無力地拍着翅膀，一會兒向上飛起，一會兒落到地上，使盡了法子來掙脫折磨者的魔手。臨了，張大了鳥喙，沈重地喘着氣，落到孩子們跟前。

雅恩卡從地上拾起半死的小鳥，憤怒地對跑過來的史桀潘柯大叫：

『你幹什麼折磨麻雀？』

『管你什麼事？』史桀潘柯從雅恩卡手中搶去小鳥，用勁一捏。

小麻雀無力地唧了一聲，沒有聲息了。

『拿去，』史桀潘柯把麻雀向雅恩卡丟過來，對卡拉巴爾契克啐了一口，跑開了。

